

卯齋全圖

卷二十三



Lin 384

Bo 23





第二十三冊

曾子

三頁

接前冊

嘉平公子

二頁

苗生

三頁

姊妹易嫁

四頁



諸弟皆畏憚成久遂相習紛競絕少而孝年四十六生五子
長繼業三繼德皆嫡出次繼功四繼續皆庶出又婢出繼祖
皆成立亦效父舊行各為黨日相競孝亦不能呵止惟祖無
兄弟年又最幼諸兄皆得而詬厲之岳家故近三泊會詣岳
竊迂道詣井入門見叔家兩兄一弟絃誦怡怡樂之久居不
言歸叔促之哀求寄居井曰汝父母皆不之知我豈惜甌飯
瓢飲乎乃歸過數月夫妻往壽岳母告父曰我此行不歸矣
父詰之因吐微隱父慮與有夙卻計難久居祖曰父慮過矣
二叔聖賢也遂去携妻之三泊友于除舍之以齒兒行使執
卷從長子繼善祖最慧寄籍三泊家中兄弟益不相能一日
微反脣業詬辱庶母功怒刺殺業官收功重械之數日死獄
中業妻馮氏猶日以罵代哭功妻劉聞之怒曰汝家男子死



誰家男子活耶操刀入擊殺馮自投井中亦死馮父大立悼
女慘死率諸子弟藏兵衣底往捉孝妻裸撻上下以辱之成
怒曰我家死人如麻馮氏何得復爾吼奔而出諸曾從之諸
馮盡靡成首捉大立割其兩耳其子護救繼續以鐵杖橫擊
折其兩股諸馮各被夷傷闕然散盡惟馮子猶卧道周衆等
莫可方畧成夾之以肘置諸馮村而還遂呼繼續詣官自首
馮狀亦至於是諸曾皆被收惟忠亡去至三泊徘徊門外猶
恐兄念舊惡適友于率一子一姪入聞婦望見驚曰弟何來
忠長跪道左友于益駭握手入詰得其情傲曰且為奈何一
門乖戾逆知其禍久矣不然胡以竄跡如此兄離家既久與
大令無聲氣之通今即匍伏而往祇取辱耳但得馮父子傷
重不死吾三人倖有捷者則此禍可以少解乃留之晝與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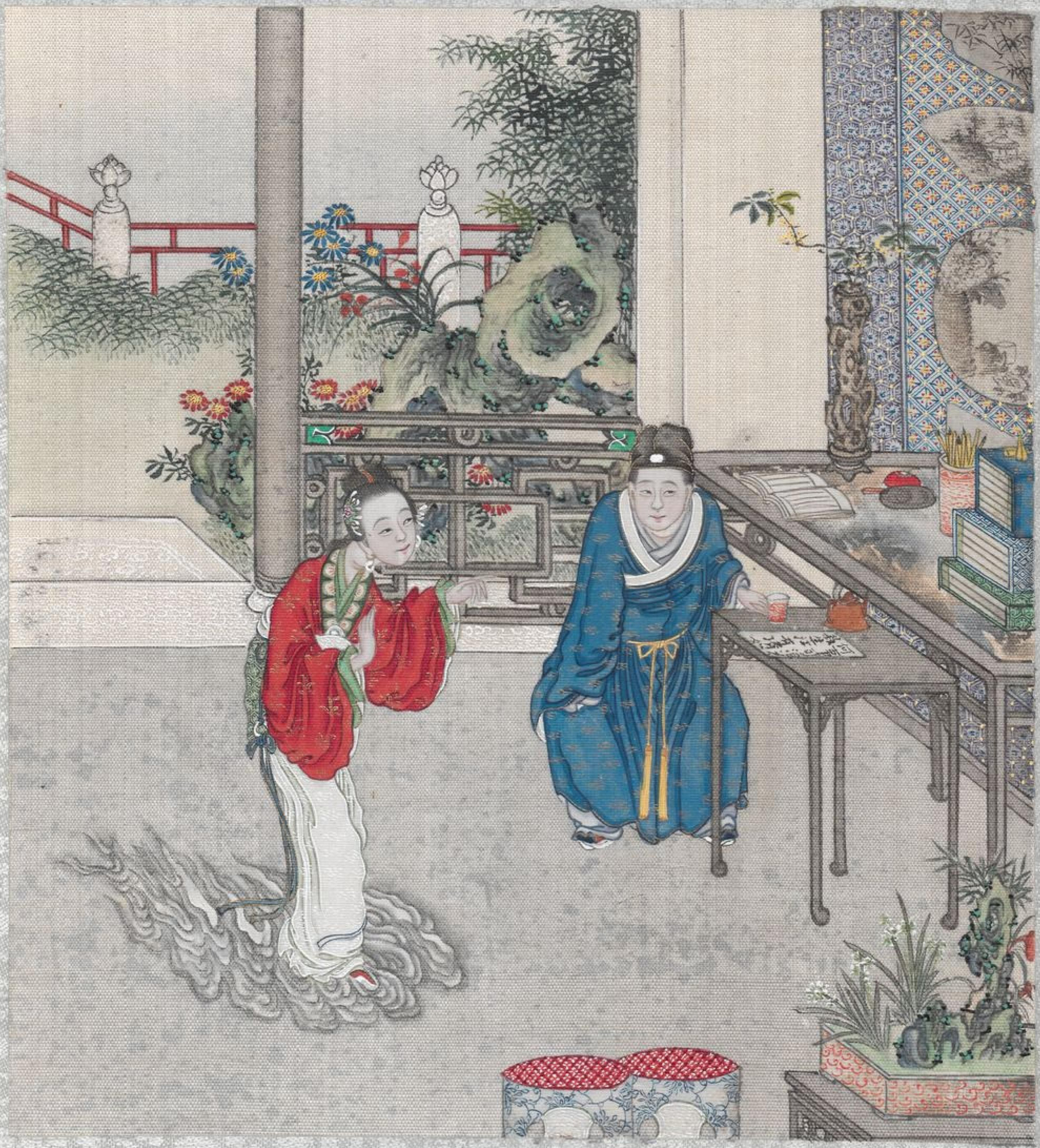


餐夜與共寢忠頗感愧居十餘日又見其姪叔如父子兄弟
皆如同胞悽然下淚曰今始知曩日非人友于亦喜其悔悟
相對酸惻俄報友于父子同科祖亦副榜大喜不赴鹿鳴先
歸展墓明季甲第最重諸馮皆為斂息友于乃託親友賂以
金粟資其醫藥訟乃息舉家共泣乞友于復歸友于乃與兄
弟焚香約誓俾各滌慮自新遂移家還祖從叔不欲歸其家
孝乃謂友于曰我乏德不應有亢宗之子弟又善教即從其
志俾姑寄名為汝後有寸進時可賜還也友于從之後三年
祖果舉於鄉使移家去夫妻皆痛哭而去居數日祖有兒方
三歲亡歸友于家不復返捉去輒逃孝乃異其居今與友于
鄰祖啟戶於隔垣通叔家兩間定省如一焉自此成亦漸老一
門大小事皆取決於友于因而門庭內雍雍穆穆稱孝友焉



嘉平公子

嘉平某公子風儀秀美年十七八入郡赴童子試偶過許娼之門門內有一麗人因目注之女微笑點其首公子喜近就與語女便問寓居何所具告之問寓中有人否曰無女云妾夕間奉訪勿使人知公子諾而歸既暮排去童僕女果至自言小字溫姬且云慕公子風流遂背媪而至區區之意深願奉以終身公子亦喜約以重金相贖自此三兩夜輒一至一夕冒雨而來入門解去濕衣晉諸枷上已乃脫足上小鞞求公子代去泥塗遂上牀以被自覆公子視其鞞乃五文新錦沾濡殆盡惜之女曰妾非敢以賤務相投欲使公子知妾之癡於情也聽牕外雨聲不止遂吟曰淒風冷雨滿江城求公子續公子辭以不解女曰公子如此一人何乃不知風雅使妾情興消矣因勸令肄習公子諾之往來既頻僕輩皆知公子有姊夫宋氏亦世家子弟聞



其事竊求公子一見溫姬公子言之女必不可宋隱身僕舍俟
女至伏窺之顛倒欲狂急排闥女起踰垣而去宋嚮往殊殷
乃修贄詣媼指名求之則果有溫姬而死已多年宋愕然而退
以告公子公子始知為鬼而心終愛好之至夜以宋言告女女
曰誠然願君欲得美女子妾亦欲得美丈夫遂各所願足矣人
鬼何論焉公子以為然試畢而歸女亦從之他人不見惟公子見
之至家寄諸齋中公子獨宿不歸父母疑之女歸寤始隱以告
母父母大儆戒公子絕之公子不能聽父母深以為憂百術驅
遣不得去一日公子有諭僕帖置案上中多錯謬林訛菽薑訛
江可恨訛可浪女見之書其後云何事可浪花菽生江有壻如
此不如為娼遂告公子曰妾初以公子世家文人故蒙羞自
薦不圖虛有其表以貌取人毋乃為天下笑乎言已而沒公
子雖愧恨猶不知所題折帖示僕聞者傳以為笑



苗生

龔生岷州人赴試西安憇於舍旅沽酒自酌一偉丈夫入坐與板談生舉卮勸客客亦不醉自言苗姓言劇粗豪生以其不文偃蹇遇之尊既盡不復喚沽苗曰措大飲酒使人悶損矣起向壚頭出錢行沽提一巨瓶而入生辭不飲苗捉臂勸醕臂痛欲折生不得已為盡數觴苗以羹碗自吸笑曰僕不善勸客行止惟君所便生即治裝行約數里許馬病卧於途坐待路側行李重累無所方計苗尋至詰知其故遂謝裝付僕已乃以肩承馬腹而荷之趨二十餘里始至逆旅釋馬就樞移時生主僕方至生乃做為神人相待優渥沽酒市飯與共餐飲苗曰僕善飯非君所能飽飲可也引盡一瓶乃起而別曰君醫馬尚須時日余不能待行矣遂去後聞畢三四



友人邀登華山藉地作筵方共宴笑苗忽至左攜巨尊右提
豚肘擲地曰聞諸君登臨敬附驥尾衆起為禮相並雜坐豪
飲甚懽衆欲聯句苗爭曰縱飲甚樂何必愁思衆不聽設金
谷之罰曰不佳者當以軍法從事衆笑曰其罪不至於此焉
苗曰如不見誅僕武亦能為也首座靳生曰絕巘憑臨眼界
空苗信口而續之曰唾壺擊缺劍光紅下座沉吟既久苗遂
引壺自傾移時以次屬句漸涉鄙俚苗呼曰只此已足如赦
我者勿作矣客弗之聽苗不可復忍遽作龍吟山谷響應又
起俛仰為獅子舞詩思既亂衆乃罷吟因而飛觴再酌時已
半醉客忽誦聞中作迭相賞賞苗不欲聽牽生豁拳二人勝
負屢分而諸客誦黃未已苗厲聲曰僕聽之已悉此等文只
宜向牀頭對婆子讀耳廣衆中刺刺者可厭也衆有慚色又



更惡其粗莽遂益高吟苗怒甚伏地大吼立化為虎撲殺諸
諸客咆哮而去所存者惟生及靳靳是科領薦後三年再經
華陰忽見嵇生亦山上被噬者大恐欲馳嵇捉鞵使不得行
靳乃下馬問其何為荅曰我今為苗生之俵從役良苦必再
殺一士人始可相代三日應有儒服儒冠者見噬於虎然必
在蒼龍嶺下始是代某者君於是日多邀文士於此即為故
人謀也靳不敢辯敬諾而別至寓所籌思終夜莫知為謀自
拚背約以聽鬼耳適有表戚蔣生來靳述其異蔣名下士邑
尤生者居其右竊懷忌嫉聞靳言陰欲陷之折簡邀尤與共登臨
自乃着白衣而往尤亦不解其意至嶺半肴酒並陳敬備至會
郡守登嶺上守故與蔣為通家聞在下遣人召之蔣不敢以
白衣往遂與尤易其冠服交着未竟虎驟至馬銜蔣而去



姊妹易嫁

掖縣相國毛公家甚微其父常為人牧豕時邑世族張姓者有新阡在東山之陽或經其側聞墓中叱咤聲曰若等速避去勿久溷貴人宅張聞亦未深信既又頻得夢警曰汝家墓宅本是毛公佳城何得久假此由是家數不利客勸徙葬吉張聽之徙焉一日相國父牧出張家故墓猝遇雨匿身廢壙中已而雨益傾盆潦水奔穴崩洶灌注遂溺以死相國時尚孩童願丐咫尺地掩兒父張徵知其姓氏大異之行視溺死所儼然當置棺處又益駭乃使就故壙窆焉且令携若兒來葬已母偕兒詣張謝張一見輒喜即留其家教之讀以齒子弟行又請以長女妻兒母駭不敢應張妻云既已有言奈何中改卒許之然此女甚薄毛家怨慚之意形於言色有人或



23
道及輒掩其耳每向人曰我死不從牧豕兒及親迎新郎入
宴彩輿在門而女掩袂向隅而哭催之妝不妝勸之亦不解
俄而新郎告行鼓樂大作女猶眼零雨而首飛蓬也父止壻
自入勸女女涕若罔聞怒而逼之益哭失聲父無奈之又有
家人傳白新郎欲行父急出言衣妝未竟乞郎少停待即又
奔入視女往來者無停履遷延少時事愈急女終無回意父
無計周張欲自死其次女在側頗非其姊苦逼勸之姊怒曰
小妮子亦學人喋聒爾何不從他去妹曰阿爺原不曾以妹
子屬毛郎若以妹子屬毛郎更何須姊姊勸駕也父以其言
慷爽因與伊母竊議以次易長母即向女曰迂逆婢不遵父
母命欲以兒代若姊兒肯否女慨然曰父母教兒往也即乞
丐不敢辭且何以見毛家郎便終餓死乎父母聞其言大



25
喜即以姊妝妝女倉猝登車而去入門夫婦雅敦好速然女
素病赤鬚稍稍介公意久之漸知易嫁之說由是益以知己
德女居無何公補博士弟子入秋闈應試道經王舍人店店
主人先一夕夢神曰旦日當有毛解元來後且脫汝於厄以
故晨起專伺察東客及得公甚喜供具殊豐善不索直特以
夢兆厚自託公亦頗自負私以細君髮鬢慮為顯者笑
富貴後念當易之已而曉榜既揭竟落孫山咨嗟蹇步懊惋
喪志心赧舊主人不敢復由王舍以他道歸後三年再赴試
店主人延候如初公曰爾言初不驗殊慚祇奉主人曰秀才
以陰欲易妻故被冥司黜落豈妖夢不足以踐公愕而問故
蓋別後復夢而云公聞之惕然悔懼木立若偶主人謂秀才
宜自愛終當作解首未幾果舉賢書第一人夫人髮亦尋長



27
雲鬟委綠轉更增媚姊適里中富室兒意氣頗自高夫蕩情
家漸陵夷空舍無煙火聞妹為孝廉婦彌增慚作姊妹輒避
路而行又無何良人卒家落項之公又擢進士女聞刻骨自
恨遂忿然廢身為尼及公以宰相歸強遣女行者詣府謁問
冀有所遣而為之貽比至夫人餽以綺縠羅絹若干足以金
納其中而行者不知也携歸見師師失所望恚曰與我金錢
尚可作薪米費此等儀物我何須爾遂令將回公及夫人疑
之及啟視而金具在方悟見卻之意發金笑曰汝師百餘金
尚不能任焉有福澤從我老尚書也遂以五十金付尼去曰
將去作爾師用度多恐福薄人難承荷也行者歸具以告師
默然自歎念平生所為輒自顛倒美惡避就翳豈由人耶後
店主人以人命事逮繫囹圄公為力解釋罪





